

從觀看到相信——人類的自我馴化

Harmony Chan

談展覽「野蠻與馴化」

兩年前的冬天，疫症開始在各地蔓延，全球人類活動都幾乎暫停。有趣地，正當人們鬱鬱寡歡待在家中，自然環境竟然開始自癒。於是我們開始反思，有沒有可能，並不是人類被病毒侵襲，而相反，野蠻的人類才是地球的病毒，我們才是被需要被馴化的一方。千百年來，人類從觀察、探索、研究，一步步摸索我們與大自然的拉扯和關係。

觀看、紀錄，是我們探索自然的第一步。最初的風景畫亦是以紀錄人與自然的馴化過程為主。Jessie Edelman 的作品雖說是風景畫，但實際上自然景色在畫面比例佔極少部分，大概只有五分之一。不同於傳統的風景畫，Edelman 沒有仔細著墨於風景細節之上，而只是以三組色系：遠景的藍綠調、中景的明亮黃紅調，和近景的暗黃藍調，作為空間的分界，以粗曠的筆觸大致交代景物。畫面更多部份落在人物風景之上，描繪一個半躺的女人從室內看另一女人在寫生。因為大部分的細節都被刻意抹去，反而令「看」這個動作在作品中至為突出。觀眾在看——藝術家看——一個半躺的女人看——另一個女人觀察大自然。藝術家甚至為畫面加上帶顏色的外框，特意把畫面扁平化地框起來，彷彿在看照片一樣，令觀眾對自己的「觀看」行為更有意識。當我們意識到自己「看」的動作，隨之而來的就是會發現「看」從來都是主觀的、選擇性的。不單是 Edelman 對畫面上的篩選，連畫中正在寫生的女人似乎也不是在看眼前的風景。

Paula Wilson 的《Catching the Night》延續了對這種對「觀看」的討論。這次的動作更為明顯：觀眾看到某個人以手機拍攝夜幕下的女人和飛蛾。儘管藝術家想呈現科技的進步幫助人類窺探自然，畫面的比重卻讓人不由得把視線落在手機螢幕之外：鏡頭放大了飛蛾斑斕的花紋，卻完全沒有看見人如何拉起了一片水，打上燈光，讓飛蛾撲向光源，溺死在水上。女人拉起一片水，動作之大讓人無法忽視。人們從作畫到拍照；由肉眼觀察到以各種萬像素的鏡頭拍攝，科技愈來愈精進，影像所呈現的的細節愈來愈多，可是視線也愈來愈聚焦，角度愈來愈窄，人們開始只看見自己想看見的事物。這個意象雖然有點魔幻，但卻又是硬梆梆的現實。科技、網路、傳媒讓現代生活愈發趨向以管窺豹的狀態，人們安於同溫層之中。並不是愈來愈難看見事情的全貌，只是我們愈來愈少意慾去尋找視線以外的東西。

前面兩件作品主要討論人們如何觀察和記錄自然，尤如展覽的「起」和「承」，勞麗麗的錄像作品可以說是展題的「轉」。她看人類的漁業活動如何直接介入自然環境。漁業改變自然環境，卻同時反映人類對自然生態的仰賴，大刺刺地把人類和自然之間野蠻

與馴化的角力呈上枱面。其中兩個片段讓人印象深刻。一是鏡頭在高空俯瞰魚塘，不同顏色的魚塘一格格有序地排列。字幕出現兩人的對話：

「你看到什麼？」

『黃綠、褐綠、油綠 就是 養魚的好水。黃褐、紅褐、綠褐 微物浮游』

「你看到微生物嗎？」『看到！』『真厲害！』『騙你的』

『怎會看得見 不過是經驗 祖先的經驗』

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對話。當然，今時今日以顯微鏡放大，的確可以看見微生物。可是在缺乏科技的幫助下，我們仍然會說我們「看見」一些東西。不是理性地看見，而更像是「我相信我是看見的」，因為經驗，我知道這是真實存在的，雖然我沒有親眼看見。這種想法把人類觀察自然的主觀性又再推進了一步。不單單是主觀地選擇觀看的焦點，而漸漸地從主觀看見，到主觀地相信自己看見，再到主觀地相信。

作品進一步討論到西藏的飲食信仰。西藏大部分地方的人也不殺生，可是唯獨梭巴村的人吃魚。這種飲食文化來自民間傳說，拉薩河中長了翅膀的魚多得滿天飛，令地上晝夜不分，生靈塗炭。佛祖令當地的漁夫把魚抓起來吃掉的。沒有現世的人看見過佛祖，也沒有人看見當時的狀況。信仰大多來自這種口耳相傳的故事。理性點推論，很有可能是因為高原既不適合農業發展，地理不便之下貿易亦不容易，人們才逼著得放棄不殺生的信仰，以漁業為生。以傳說之名，令一切聽起來更合理。世界上很多信仰都是源於要適應殘酷大自然生存法則而衍生的。建立信仰和傳說，人們開始不再只是在觀看上主觀，連相信也變得主觀。我們相信我們想要信的東西。

也許傳統宗教較容易讓人信服，那新紀元 (New Age)呢？巫術呢？鍊金術呢？你信嗎？藝術家 L 的作品彷彿在挑戰觀眾對於相信的想法。L 是鍊金術士，擅長為作品下咒和加入神秘力量。作品《Spell to dissolve the singularity and enlighten all humans》把各種現代化的金屬或生活用品放入玻璃器皿中，像醃漬或製藥般泡在液體中，錯落有致地吊在空中。我們看不見，但作品真的有咒語嗎？古人把自然生物或草藥放入玻璃皿鍊製，試圖練取其中的精華或者力量。如今玻璃瓶中放著各種生活用品、電線、燈泡，甚至是調味包，我們試圖從中獲得什麼呢？我們其實在相信什麼？

人類和自然的千古拉鋸會一直上演下去。每當我們嘗試挑戰自然，自然總是會以另一種方式把我們吞噬，許是病毒，許是自然災害。我會說，一半是大自然把我們馴化，另一半其實是人類的自我馴化。人類為了生存而不斷調適，我們時而掩耳盜鈴，時而創造信仰，看見想看見的，相信想相信的。一切都是為了能在橫蠻的大自然中活下去。



觀眾在拍作品中的人拍攝。此時的我又會錯過鏡頭外的什麼？



